

 北京师范大学文艺学研究中心 主办

主 编 / 童庆炳

副主编 / 王一川

郭英德

马新国

李春青 (常务)

文学理论

Literary Theory

学刊
2

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

BEIJING SHIFAN DAXUE CHUBANSHE

北京师范大学文艺学研究中心主办

文学理论学刊

第2辑

主 编 童庆炳
副主编 王一川
郭英德
马新国
李春青（常务）

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

2001·北京

目 录

- 作为全球区域化的文学研究 希利斯·米勒 (1)
全球化时代的文学和文学批评会消失吗? 童庆炳 (10)

专题：全球化语境中的文化、文学与人

- 全球化语境中的多元文化发展 乐黛云 (19)
“望月”与回到全球性的地面 王一川 (25)
中国将积极参与人类文艺理论的重建 顾祖钊 (35)
论三种人类存在模式的历史巧合 ... 约阿希姆·菲舍尔 (47)
论抗议文化的全球化 沃尔夫冈·克劳斯哈尔 (58)
从言语行为到社会秩序 曹卫东 樊新征 (69)
作为分析工具的小说性 迈克尔·霍奎斯特 (84)
书面语和口语 米亚科达 (94)
中国口传文本研究与“口头一套语理论” ... 郭淑云 (103)

中国文论与批评

- 置身其中：关于当下诗歌论争的答问 陈 超 (120)

网际人语——京派批评家对中西文学批评术语

- 的沟通与对接 黄 键 (132)
- 说“瞽瞍” 李壮鹰 (156)
- 庄子的审美自然观 王向峰 (164)
- “作者”的生成 李春青 (175)
- 章太炎与民族语文的现代转型 陈雪虎 (186)

俄罗斯文化与诗学问题

- 历史诗学导论 尼·维谢洛夫斯基 (209)
- 神性的人与自由选择的困境 王志耕 (239)
- 巴赫金文化诗学的民族特色和学术风范... 程正民 (262)
- “解析”、“解译”、“解读”

——20世纪20年代俄罗斯文论格局刍

- 议 周启超 (275)
- 哭泣着寻找上帝的人 张 冰 (296)

书评与评论

- 理论自觉的历史意义 陈定家 (318)
- 活在现代的马克思 李 季 (331)

编后记

作为全球区域化的文学研究

希利斯·米勒

〔文章摘要〕在全球化时代中，文学研究既包含全球性因素也包含地域性因素。一方面，虽然几乎每一种理论都来自特定的区域文化，却无不寻求阐释和方法论的充分有效性。理论在翻译中旅行。另一方面，无论用任何一种语言写成的文学作品都是独特、特殊、自成一类的，文学作品拒绝翻译，拒绝旅行。在理论与细读的必要结合中，文学研究以一种可被称为“全球区域化”的方式兼备地域性与全球性。通过对亨利·詹姆斯小说《一个妇人的肖像》引证分析，这种文学研究的全球性与区域性的结合将能得到说明。

〔关键词〕文学研究 全球性因素 地域性因素 全球区域化

〔作者简介〕希利斯·米勒，教授，美国加州大学英语及比较文学系

在全球化时代中，文学研究既包含全球性因素也包含地域性因素。一方面，虽然几乎每一种理论都来自特定的区域文化，却无不寻求阐释和方法论的充分有效性。理论在翻译中旅行。另一方面，无论用任何一种语言写成的文学作品都是独特、特殊、自成一类的，文学作品拒绝翻译，拒绝旅行。在理论与细读的必要结合中，文学研究以

一种可被称为“全球区域化”的方式兼备地域性与全球性。当前，作为全球化的伴生物，对于“世界文学”（换言之即全球化语境中的文学）的研究正活跃地复兴了。这就提出了一个问题，来自一种文化的文学作品能在多大程度上被处身于另一种文化的人们理解和说明。

让我以亨利·詹姆斯小说《一个妇人的肖像》（写于1880；修改于1908）为例，对这一问题加以讨论。对于比如生长在中国文化背景中的人来说，究竟有多少可能获得对它的正确理解呢？亨利·詹姆斯小说《一个妇人的肖像》能够旅行吗？也可以从不同的方向提同样的问题。对于我来说，即便学习中文，又有多少可能理解像《秋兴八首》这样的中国文学杰作呢？作为中国文化的门外汉，我如何能够期望把握这些诗以及它们绵延百年的大量注释评论呢？我甚至无法理解诗歌标题里的含义微妙的“兴”字。

亨利·詹姆斯小说《一个妇人的肖像》的最后一幕要算是卡斯帕·古德伍德对伊莎贝尔的亲吻了。整部小说以此为高潮。这篇小说不妨叫作“亲吻的故事”。最后的高潮之吻是小说中一长串亲吻的最后一环，其中的许多发生在女人之间，所有这些吻都发挥有效的言语行为功能，甚至作为无声的姿势取代了言语行为。接吻是一种不通过言辞而通过姿势行事的方式。我们这样讲与言语行为理论毫不矛盾。J. L. Austin在他的《如何以言行事》中考虑到了这种无言之言的可能性。

卡斯帕·古德伍德对伊莎贝尔的亲吻不仅处在小说接吻链条的终端，而且处在西方文化传统的语境之中，接吻可以是欢迎的一种形式，无论是吻颊还是吻手；可以是表达敬意的方式，如当天主教徒吻教皇的戒指；可以是订约的方式；是同意或发誓履行义务如当一对新人以一吻标志婚礼仪式的完成并臻达顶点：现在这对夫妇可以合法自由地亲吻了。亲吻还可以是有魔力的表达宗教虔信和吁求上帝的行为，一种祈祷的形式，如当信奉者吻《旧约全书》的头五章，吻《圣经》，或吻罗马圣彼得大教堂米开朗琪罗雕塑《圣母怜子图》的脚趾。

以下是小说《一个妇人的肖像》描写的亲吻。括号中的部分系作者在1908年修改时添加的：

他的目光穿过幽暗凝视了她片刻，一会儿她感到他的臂膀的环抱和唇的压迫。[他的吻如同耀眼的闪电，那亮光扩展、再扩展然后停留；真是奇怪，接吻时一向使她感到厌恶的他那强悍的男子气，他那具有进攻性的面庞，他的身材，他的出现都在强烈的融为一体的感觉中仿佛变得正当合理了，尽管是通过占有行为达到这种一体。她曾听说过，破船上的人们在行将沉没前脑际会浮现出一连串幻象。但当黑暗又回来时，她自由了。]她没有环顾四周；只是奔离此处。从宅子的窗户里透射出灯光；一直照射到草坪。在奇短的时间里——由于距离是可观的——她已经越一片漆黑（因为她什么也看不见），到达门边了。她在这里停了一下。环视周围；侧耳倾听；然后她把手放在门闩上。她原本不知道如何转动，但现在知道了。眼前是一条笔直的小径。

为什么卡斯帕的吻告诉伊莎贝尔她必须回到她令人作呕的丈夫身边和她可悲的不幸婚姻中去呢？究竟根据什么伊莎贝尔作出将自己禁闭在丈夫家中的终生抉择？为什么正是卡斯帕的吻给予她前所未有的认识？小说中前此发生的情节应当能够回答这些问题。为看看是否如此，有必要仔细阅读上下文，寻求线索。也就是说，有必要通读整篇小说。

时间不允许这样作。这将包括讨论伊莎贝尔前此所作一切决定的细节，她接受姨妈丽迪亚之邀陪同其前往意大利的决定，对于卡斯帕·古德伍德和罗德·沃伯顿三番五次求婚的多次拒绝，接受奥斯芒德求婚的决定。伊莎贝尔接受她姨妈之邀，与其说表现为承诺不如说表现为承诺的轻描淡写：“但是，去佛罗伦萨……我几乎愿意承诺任何东西”（1：35）。在所有这些情形下，作出决定的时刻均被略去了。这是叙事的空白之处。在小说中伊莎贝尔作出决定的关键时刻有组织地缺席了，这些时刻恰恰是最富有戏剧性，最重要，和最需要得到表现的，对我而言，是需要解释的极为特殊之点。从整篇小说来看，也是最需要阐释的。

在伊莎贝尔作出一系列抉择的语境中，她最终离开古德伍德而动身前往罗马，回到奥斯芒德身边。但为什么伊莎贝尔要重返奥斯芒德身边呢？本文提供了几种不可调和的答案。这三种可能的主要阐释在不同程度上对应于当今西方文学研究的三种主导模式：1）本文或语言的；2）心理分析的；3）文化的。

1. 伊莎贝尔不止一次地明确说婚姻誓约是神圣的, 她忠实于自己的丈夫, 即便他是一个卡斯帕所说的“魔鬼”。一种读解可以认为, 伊莎贝尔受制于语言, 即她吐露的承诺和誓言。在另一场合莫莉女士对伊莎贝尔说, “你对自己的誓言看得太重了!”伊莎贝尔回答说, “我视此重于泰山”。(1: 24—5) 按照这种读解, 伊莎贝尔大概具有一种值得称道的正直道德感或“良心”, 正如拉尔夫所说的, 这种道德心使自己受到言语行为的约束, 行为同过去发出过的誓言保持一致。康德在《道德形上学基础》中视信守诺言, 像不撒谎一样, 构成道德的基础。尼采在他的《道德谱系学》中也持相同的见解。詹姆斯似乎属于这一传统。

2. 尽管小说没有明白地这样讲, 一种全然不同的读解方式仍然可以认为, 伊莎贝尔对卡斯帕的男性力量感到恐惧。许多批评家循此方向展开分析。伊莎贝尔之所以倾情于奥斯芒德是因为在他那里几乎不存在性的方面的威胁。持这种观点的读者可能会认为, 伊莎贝尔对异性爱怀有深深的厌恶或恐惧。这种厌恶或许还反映了作者本人的不能明言的倾向。

3. 但是, 拉尔夫临死前同伊莎贝尔的最后一次会面还提供了伊莎贝尔决心回到奥斯芒德身边的第三种解释, 一种文化阐释: 拉尔夫说: “我总能理解, 尽管这是如此奇怪和可怜。你想要按自己的意愿安排生活——但你无权这样作; 你因希望而受惩罚。你在陈规旧俗的磨里受折磨!”(2: 415)。这是最后的结论吗? 明确地说, 究竟是谁和什么东西不允许伊莎贝尔选择自由的生活? 是谁和什么东西因伊莎贝尔对生活的希望而惩罚她?

为什么伊莎贝尔把她的誓言看得如此严重? 读者可能会说她具有“新英格兰良知”。她一旦找到自己的义务所在就会履行到底。这一意识形态素与在伊莎贝尔身上同样体现出来的美国人对无限自由的热爱相矛盾。她的悲剧或“命运”(詹姆斯在前言中说, 他想看看伊莎贝尔将要作什么, 她的命运会是怎样的), 可以说是由迄今仍深深植根于美国文化的两种理想的冲突和矛盾决定的。在伊莎贝尔这里, 信守诺言战胜了无限自由和不负责任的欲望。这是为什么? 决心坚守一个

被证明是建立在错误阐释、拙劣阅读或可怕的认识谬见之上的决定、承诺或誓言，又有什么好处呢？回答可以用几种方式来表述。

(1) 正是错误的决定（因为在你作出决定时决不可能充分预料到后果）使伊莎贝尔获得新的身份，即能够发现奥斯芒德真相的身份。也正是出于对盲目述行语的忠实，使得伊莎贝尔坚守爱和服从的誓言，即使当她知道他是一个自我中心主义者，恨她并且越来越恨。

(2) 对于詹姆斯、叙述人和伊莎贝尔来说，坚守回到奥斯芒德身边的誓言避免了直面个性是“反复无常”的事实，像蒙田所表述的。自我没有永久先在和牢不可破的个性根基。个性在时时变化着的言语行为中重塑更新。这将意味着一次新的抉择将带来一个新的自我，举例说要是伊莎贝尔真的背弃她庄严的婚誓并和卡斯帕·古德伍德一起逃走的话。卡斯帕的吻事实上促成了相反的结果。伊莎贝尔的抉择使她不能了解人格并非一成不变。

(3) 对詹姆斯而言，出于某种神秘的原因，自我克制是最高的美德。这一点贯穿了他的全部创作，例如《金碗》里的麦吉放弃了她作为受到伤害的妻子的特权，或《大使》里的史垂瑟重返马萨诸塞的沃里特，因为他不想从中为自己谋取任何利益。詹姆斯的全部创作讲述的都是有关节制和丧失的故事。

(4) 詹姆斯是施虐狂或伊莎贝尔是受虐狂。她在忍受或使自己遭罪中获得快感。

也许最好的假定性解释是筑基于超越了认识语和述行语两难的特定分析工作。詹姆斯似乎是在说，没有亲自决定，没有亲身承担义务，你就不能真正了解言语行为的不可撤销性。但是，既然你的承诺或决定必然是在盲目无知中作出的，你的忠实于自己选择的誓言也就注定要铸成大错，除非你恰好是一个幸运儿。一旦你保证承担义务，你就不能再回到一身轻松，充分自由，一定意义上无牵无挂的状态。但是正像詹姆斯小说《金碗》中的麦吉以放弃伤害妻子的抱怨的特权作为对她丈夫和卡萝特最有力、最残酷的报复，似乎同样可以说，伊莎贝尔所能作的最残酷的事就是回到奥斯芒德身边，并对他忠实不渝。

尽管我给出了多种听起来似乎有理的关于卡斯帕的吻何以使伊莎贝尔认识到应回到奥斯芒德身边的解释，我最后仍需指出就读者而言要下一个确凿的判断仍是不可能的。小说没有为读者确认某一种读解方式提供足够的佐证。小说使读者不能理解伊莎贝尔的决定，因而如果读者不从本文外部自行输入意义也就不能对她的决定作出是非判断。还是让我回到那个吻上面来。如詹姆斯所说，那个吻给予伊莎贝尔以认识。告诉她必须回到奥斯芒德身边。但小说没有说明为什么会是这样。显然，读者可以自由地从小说前面的情节入手提出解释，像我已经提出的假定性阐释那样，或者从詹姆斯的其他著作，从文化背景中，从我们有理有据断定出的詹姆斯心理构造中引入阐释。

但无论我们采用任何一种形式的批评分析都有两个问题存在着。一是由前面篇章和别处提供的可能解释是多种多样和彼此矛盾的。他们没有构成一个有机的系统。把所有这些原因并置不具有逻辑的连贯性，但是每一种原因都能在本文中找到根据。它们构成一个真正的“非确定性”阅读境遇，本文能够被引证支持一个由多种互不相容的可能读解组成的不规则系统。

另一使得根据本文作出判断成为不可能的理由在于，对那一吻的描述并没有明确支持多种判断中的某一种或者说使其中某一种选择权威化。究竟伊莎贝尔为什么要这样决定，甚至她获得的认识到底是什么，仍然是一个秘密。本文没有提供任何借以形成判断的原文基础，在叙述人甚至在伊莎贝尔或小说其他人物那里，既没有述愿判断（喋喋不休地表明这种或那种认识促成她如此抉择）也没有述行判断（我宣布她作的是对的〔或是错的〕）。

叙述者（或詹姆斯本人）没有告知读者真相，删除关键信息，或是保守秘密，这决非偶然。事实上叙述人无法讲清楚一个述行语（卡斯帕的“相信我”话，伴随而来的作为“占有行为”的亲吻）如何导致一种认识，尽管他也许很想这样做，尤其是考虑正在于这部小说的前提正在于特别涉及到抉择以及对他人和自我的认识。从述行语到认识的运动轨迹事实上是不可知的。两者之间不可比。这不是一个因果关系的问题，不存在从述行语到认识的清晰的线索。读者可以从各种

未经证实的假设前提出发填充本文中的裂缝、省略、空白，但是没有权威的原文能够被引用以确定其中某一种填充方式为最优，尽管从逻辑上讲把所有读解囊括无余是不可能的。

这一认识上的失败与詹姆斯在前言中不能或不愿告诉读者他是从何处获得塑造伊莎贝尔和其他人物的灵感相类似，与伊莎贝尔何以拒绝卡斯帕和沃伯顿求婚的解释的缺席相一致，最后和伊莎贝尔不能对卡斯帕，对丽迪亚姨妈或拉尔夫说清楚为什么一下子就选中了奥斯芒德相呼应。在所有这些情形下，对于作者，叙述者，小说人物和读者来说，作出决定的根据都是隐藏的。这些情形都是这样的例子：真正的秘密永远不能被揭示，有关这些秘密的决定性的东西一点儿都不能被确凿地言说，甚至它们根本就不存在。但是这些秘密并不能阻止决定的作出，不能阻止我们说作出这些决定是应该而且必须的，也不能使读者放弃填补亲吻与认识之间空白的责任，我已经对此提出多种解释。这是你的决定，独立的决定，正如你在作任何决定一样。

还是回到最初的问题：我对卡斯帕亲吻伊莎贝尔的解释在多大程度上是以因普遍性而可翻译的文学理论为根据？这种解释又在多大程度上是以因心照不宣而很难翻译的区域性文化前提和难于甚至不可能用一般、普遍、“全球化”的术语来表述的“地方性知识”为根据？答案是区域性总要感染全球性。例如，我曾使用言语行为理论。言语行为理论具有普遍诉求。它能够用抽象的概括来表述语言或其他符号如何被用来使某事发生而不是命名某种状态的事物。但是所有特定的事件，举例说伊莎贝尔接受或拒绝求婚，或卡斯帕对伊莎贝尔的亲吻，都与区域性状况或前提息息相关，那些欧洲或美国文化的局外人可能会在评价言语行为和判断其是否“恰当”上即以言（或其他符号）行事的有效性上面临困难。

卡斯帕的吻也面临同样的问题。大概所有的文化都有接吻或类似接吻的东西。但能否肯定地这样讲呢？据说爱斯基摩人以彼此摩擦鼻子取代接吻。粗粗翻阅由斯蒂夫·欧文编的长达一千二百页的《中国文学选集：从起源到1911年》，没有出现哪怕一次接吻的情景，反之，以英国文学作为西方文学的代表，接吻在乔叟、莎士比亚、弥尔

顿等人的作品中层出不穷，更不必说我能想到的大多数英国小说。接吻在英国文学中比比皆是，在中国文学中却几乎缺席！即便能够表明接吻是普遍的，借以评价亲吻是否是恰当适宜的“符号行为”以及是否在文学作品中予以表现的地域性礼仪规范却是非常特殊的，这与长久的文化记忆息息相关，例如在西方可以回溯到犹太对基督之吻，并与特定文化的特定历史运动相联系，就卡斯帕对伊莎贝尔的吻来说，其含义之微妙、魔力之巨大实不足为外人道也。

詹姆斯对卡斯帕之吻的描述运用了两处转义，即通过来自可见、可知和可命名领域的辞格来界定没有合适名称的事物。这些转义使用了两个意象：一是一生的生活图景在溺水人眼前闪现，一是耀眼的闪电扩展、再扩展然后停留。就非西方文化来说，是否有名称或概念对应于我们的转义呢？举例说，陆机在他著名的《文赋》里讲了许多寻找正确的诗语逼真地形容事物之难的话：“体有万殊，物无一量，纷纭挥霍，形难为状。”虽然认识到诗歌写作中寻找正确语词的艰巨，陆机并没有诉诸隐喻概念，更不要说转义了，尽管这两者都属于亚里士多德以来西方传统的一部分。但中文诗在大量使用我们西方人可能称为转义的手法。主观感受与客观景物描述的强有力并置就是如此。《诗经》中有这样的例子：“桃之夭夭，灼灼其华，之子于归，宜其室家。”中国诗一直在使用转义，只是没有明确使用这一名称或概念，尽管中国人用“比”表示比较，用“兴”表示“感发”或“感发性的意象”。这种术语上的差异是否构成两种文化交流上的障碍？只是不正当地把隐喻和转义强加于中国“文学”能穿越这种障碍吗？甚至文学这个名称本身准确吗？因为在中文里没有哪个词确切地对应于英文的“文学”。我被告知，中文里的“文”有迥异于西方的含义。

最后，我对于秘密这个概念的使用正如同西方文学本身一样，是与独特的西方宗教、哲学传统相联系的，秘密是典型的西方文学特征，尽管在亚克·德里达最近的思想发展中用抽象的概念术语加以表述，要对这种或那种西方文化的局外人把秘密这个概念讲清楚面临很大困难，正如不懂道家学说就无法理解中国文学一样。

也许正是由于面临着这些困难，全球化的文学研究应多向人类学

的小心谨慎和精益求精学习。当今的文艺批评家或理论家要在一定程度上自觉地成为自身文化产品，具体地说文学作品的人类学学者。我认为，伴随着经济和技术的全球化，文学研究转移扩展至全球规模已是大势所趋，但温和地讲，区域性仍然侵蚀着全球性。全球区域化将成为未来几年里文学研究的主要目标。

（梁 刚 译）

全球化时代的文学和 文学批评会消失吗？

——与米勒先生对话

童庆炳

〔文章摘要〕 对于米勒先生的在新的高科技的电信王国中，文学、哲学、精神分析和情书将会消亡，文学消亡了，文学批评也就随之消亡的预言，童庆炳先生明确指出他不同意米勒的这极端论断。文学和文学批评存在的理由在于人类情感表现的需要，并不在于媒体的发达。文学变化的根据主要在于，人类的情感生活是随着时代的变化而变化的，并不主要决定于媒体的改变。对于米勒先生“媒体就是意识形态”的结论，童先生也提出了自己的不同见解，并认为，现在和将来的媒体因为有文学、哲学给它提供改造的内容，媒体才变得丰富多彩，而且，媒体也改造文学，使文学发生新的变化。不是人类受制于电信和媒介，而是人类掌握着电信和媒介，人类的命运掌握在自己手中，如果人类需要文学来表现自己的情感的话，那么文学和伴随它的文学批评就不会消亡。

〔关键词〕 电信媒体 文学 高科技化 意识形态

〔作者简介〕 童庆炳，教授，博士生导师，北京师范大学文艺学研究中心主任。

一、极端的预言难于苟同

“全球化”是一个很可疑的词，它的含义似乎人言言殊。资本向全世界流动是“全球化”，这是所谓的经济“全球化”。电信媒体的高科技化也被看成是“全球化”，因为像电信和国际网的发展，使一个地方发生的事情，通过高科技媒体的传播，立刻就让世界的每一个角落都知道了。这是所谓信息“全球化”。还有更泛的理解，一种东西只要向别的国家开始流通，也可以叫全球化。还有人预言，将来民族国家消亡，世界融为一体，如果是这样，在他们看来就更是全球化了。但是全球化会给人类带来什么，各人的看法就不同了。对于那些国际跨国资本集团来说，通过向各发展中国家投资，追逐最大的利润，那么在这些集团看来，全球化将给他们带来巨大的财富，当然是再好不过的事情。对于发展中国家来说，跨国资本进来了，可能给国家提供了发展的机遇和可能，但是那些跨国集团把旧的机器转移到发展中国家，造成了环境的污染，造成了多数人类生存环境的全面恶化。全球化不能不造成各个国家人口的流动，大批不发达国家的人口流入发达国家，与发达国家的工人争夺饭碗，结果又造成发达国家工人的失业率增加。于是在推行经济全球化的同时，反全球化的游行示威也全球化了。前不久从西班牙传来消息，世界银行在巴塞罗那开会，结果引来近万群众的示威，并与警察发生冲突。不久之后，在意大利的热那亚开八国首脑会，反全球化的群众示威竟然达到十万人之多，与维持秩序的警察发生了冲突，在冲突中还不幸地死了一个青年。几乎世界上哪个地方开类似的会议，都会有人抗议示威，进而发生激烈的冲突。

那么，信息的“全球化”是不是好一些呢？也未必尽然。国际网当然带给人们了解世界的方便，但是国际网上那种无序的状态，那些垃圾信息、黄色照片、黄色影视作品等，也污染了人类的生活，毒害着我们的青少年，向人类的道德规范提出了严重的挑战。最近在《文学评论》2001年第1期上，读了美国著名学者J. 希利斯·米勒的《全球化时代文学研究还会继续存在吗？》一文，感到忧伤。米勒先生

先引用了法国解构主义大师雅克·德里达的一篇题为《明信片》作品中主人公的一段话：“……在特定的技术王国中（从这个意义上说，政治影响倒在其次），整个的所谓文学的时代（即使不是全部）将不复存在。哲学、精神分析学都在劫难逃，甚至连情书也不能幸免……在这里我又遇见了那位上星期六跟我一起喝咖啡的美国学生，她正在考虑文论选题的事情（比较文学专业）。我建议她选择二十世纪（及其之外的）文学作品中关于电话的话题，例如，从普鲁斯特作品中的接线小姐，或者美国接线生的形象入手，然后在探讨电话这一最发达的远距离传送工具对一息尚存的文学的影响。我还向她谈起微处理机和电脑终端等话题，她似乎有点儿不大高兴。她告诉我，她仍然喜欢文学（我也是，我回答说）。很想知道她说这话的意义。”米勒接着说，这段话是“骇人听闻”的。尽管米勒认为这些话“骇人听闻”，对此也“有焦虑”、“有愤慨”、“有担心”，但他文章其后的论证，还是在力图证明在新的高科技的电信王国中，文学、哲学、精神分析和情书将会消失。米勒的担忧不能不引起我们的思考。

无疑，米勒先生的一些论点对我们是有启发的，如他强调高科技媒体的出现会改变人类的生活。他说：“印刷技术使文学、情书、哲学、精神分析，以及民族国家的概念成为可能。新的电信时代正在产生新的形式来取代这一切。这些新的媒体——电影、电视、因特网不只是原封不动地传播意识形态或者真实内容的被动的母体，它们都会以自己的方式打造被‘发送’的对象，把其内容改变成该媒体特有的表达方式。”的确，旧的印刷技术和新的媒体都不完全是工具而已，它们在某种程度上具有影响和改变人类的生活面貌的力量，旧的印刷术促进了文学、哲学的发展，而新的高科技媒体则可能改变文学、哲学的存在方式。例如，一部小说被改编为电影或电视，那么作为印刷文本的文学就需要经过新的媒体技术的重新“打造”，而有可能使原来的文本变得面目全非。你读小说《红楼梦》时候的林黛玉是你根据文本在自己的想象中主动创造出来的，现在你看电影或电视中的林黛玉，那是导演与演员给定的一个形象，就只能“反应”，已经无法主动创造。从印刷技术转换为电子技术，其中确有很大的变化。也正因此，

作家与导演经常吵架就是很普通的事情。米勒先生充分揭示这种变化，是有道理的。但是，他进一步推论和预见——由于新媒体的发展文学、哲学、精神分析和情书都将消亡。文学消亡了，文学批评也就随之消亡了——对于米勒先生的这种极端化的预言，就难以苟同了。

二、文学和文学批评存在的理由

文学和文学批评存在的理由究竟在什么地方呢？是存在于媒体的变化？还是人类情感表现的需要？如果我们仍然把文学界定为人类情感的表现为的话，那么我认为，文学现在存在和将来存在的理由在后者，而不在前者。诚然，文学是永远在变化发展着的，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的文学，没有固定不变的文学。但是，文学变化的根据主要还是在，人类的情感生活是随着时代的变化而变化的，而主要不决定于媒体的改变。通常认为，人类迄今在传播的文化上面，有过三次大变化，那就是口头传播文化、印刷传播文化和目前正在如火如荼兴起的电子文化。自然，与这种传播文化的变化相关，文学也在随之发生了对应性的变化。但是事实表明，文学作为一种人类的情感表现形式，文学并没有随传播媒体的变化而消亡，文学只是在其存在形式上面发生变化而已。虽然高科技的传播媒体还在继续发生发展，它可能发展到何种程度不是我们现在能够预测的，然而有一点可以肯定，文学不会因媒体的进一步的变化而消亡。因为，在电子媒体发展到如此高度的今天，连口头文学这种看似十分原始的文学也还在活跃着。例如在中国许多农村，民间艺人的故事会之类的活动，山歌的对唱之类的活动也还在活跃着。老祖母依然用绘声绘色的语言，给她的孙子辈讲着先辈流传下来的或机智或勇敢或神秘或恐怖的传说。在城市，比如在北京，每年春节前后那些著名演员参加的唐诗宋词的朗诵演出，仍然吸引着许多男女老少，他们没有滞留在电视机旁，而选择了到剧场听诗歌朗诵，并为我们先辈诗人创造的诗歌激动不已。至于在教室里，老师给学生朗读文学作品或学生自己朗读文学作品，就更不是什么新鲜事。今年8月上旬，北师大文艺学研究中心和中文系所举办的国际会议，在会上，荷兰著名的比较文学教授佛克玛（Douwe Fokke-